

持久抗戰

組織民眾

救亡叢書之一

「一二八」六週年紀念



郭沫若等著



郭沫若等著 一二八六週年紀念

中華民國廿七年一月廿八日初版——五〇〇〇

持久抗戰與組織民衆 何秋萍編

救亡出版社出版

版 所
權 有

編 者 何 秋 萍

出 版 者 救 亡 出 版 社

總 經 售 救 亡 日 報 社

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

分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

一 日 廿 八 初 版

實 價 國 幣 壹 角 伍 分

目次

持久戰的必要條件	郭沫若
對於持久戰應有的認識	陳誠
目前抗戰形勢及其任務	陳紹禹
游擊戰與持久戰	李公樸
游擊戰與民衆運動	張雲逸
把敵人後方變作前方	葉劍英
開展游擊戰與武裝民衆	任 陶
到去敵人後方組織民衆	劉真如
持久戰與鄉村工作	黃松齡
怎樣武裝民衆	陳 鈞

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

郭沫若

大塲失守，閩北，江灣各陣地因戰畧上的撤退，淞滬戰局又呈了一個新的局面。對於戰勢及戰畧不甚明瞭的人，爲這戰局的轉變頗呈出一種倉惶的現象。有的人發出憂慮，以爲戰局會從此停頓或者會至於向日本人屈膝求和，其實這完全是杞憂，自然，以出賣民族爲專業的少數分子，乘着這個時期而出放出主和聲浪的，也並不能說沒有。但那種喪心病狂的東西，何能左右大局！我們如因此而發出驚惶，那是反爲這些東西所乘，會擾亂我們自己的陣線。這，充分地表示着我們對於這次的抗戰，未免太認識不足了。

我從二十三號的晚上起，一直到今天二十九號止，幾乎每天都在前線上驅馳。我會見了不少的指揮作戰的高級軍事長官，他們的態度都是一樣地堅決，沉毅，抗戰到底的決心，至死不變。就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，他屢次上前線來

督勵將士，他的決心是更比鐵還要堅固的。

陳誠將軍親自對我說過：二十五，二十六那兩天，敵人把飛機火力集中起來轟炸我們的大塲一帶的陣線，每天所投的炸彈在二千個以上。我們的將士事實上是在以血肉作爲長城；由前方傳來的電話，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着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這話聽來實在足以令人流淚。在這樣悲壯情形之下，所有的工事遭了破壞，死傷過重，結局是退到第二道戰線來了。然而像朱耀華師長的自殺引罪，四行倉庫八百勇士的死守，不是真正地做到「不成功便成仁」的實際了嗎？

大塲雖然被突破，戰線雖然畧有移動，我們的士氣絲毫沒有挫折，大塲以外的整個戰線，依然是呈着「膠着」狀態的。敵人雖然佔領了我們的寸土尺地，然而那寸土尺地都染遍了我們的神聖的血。這血是要求了敵人的高度的代價的。

已經是不只說過一次，前線上的旅進旅退，對於整個的戰局並沒有多麼緊要的關係。大家的關心，說句不客氣的話，與其說是關心着抗戰的不能持久，怕還

是在關心着自己的安全吧？真正對於抗戰的持久性關心的人，他所憂慮的，倒並不在這些。一時的勝利並不足以怎樣的矜誇，一時的退却也並不足以怎樣的憂慮。陳誠將軍的話說得好：「我們即使挺戰至三年五載，犧牲到千百萬兵員，甚至退守到蘭州迪化，我們也還能一心一德，繼續奮戰，與敵人決最後的雌雄，爭最後多口氣」。這樣才是所謂「抗戰到底」！抗戰了兩個月有半，纔僅僅退卻了幾公里，怎麼便值得驚惶起來呢？大家把顧慮自己的一身一家的心，多拿一點來真正地顧慮一下國家民族吧。大家在口頭筆上都在講漂亮話，然而事實上並不見得在「有錢者出錢，有力者出力」，反而相反，遇着戰局一影響到了個人生活的安危，於是便手慌腳亂起來了，真是民族的恥辱！

要使抗戰持久，目前似乎可以坦白地說幾句切實的話了吧。

抗戰以來的事實已經明白地教訓了我們，我們輸於敵人的只是飛機大砲的數量，這缺陷的填補以及我們今後的軍火的補充，這是維持長期抗戰的必要條件。

要抗戰必須有軍火來支持；要抗戰持久也必須軍火的接濟源源不絕。我們自己除製造之外要多多仰給友邦的援助，已是公開的秘密。敵人的封鎖我們的海岸也就是在想切斷我們的軍火的接濟。然而海路雖被封鎖，我們尚有陸路的交通。這交通也可以說是由天然的形勢指示了我們以正確的外交路線。到了現在我們到底還有什麼顧慮的必要呢？我們爲圖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生存，已經到了最後關頭，我真不了解，我們的外交路線爲什麼還是不能明確的決定！

敵人除封鎖我們的海岸之外，最近更用飛機四出轟炸我們陸上的交通路線和交通工具。這用意也是很明白的，它是想切斷我們的後續部隊的增援，我們在這次的神聖抗戰中，用不着掩諱，我們的傷亡也有相當的數量的。要使抗戰持久，兵員的補充也就是必要條件之一。交通如發生阻礙，後續部隊的增援如欠敏速，這必然是要影響到整個的戰局。針對着敵人的陰謀，我們以保持着我們兵員補充不至發生障礙的最適當的方法，不就是武裝民衆嗎？我們有四萬萬的人，我們要

流到最後的一珠血，是要流到我們全民族的最後一珠血，不要流到我們的現有的兵員的最後一珠血！在前線上的兵員和敵人拚完了，將何以爲濟呢，如不武裝民衆？

民衆武裝了起來，有人會以爲是烏合之衆不足以作戰，這實在是不願實際的觀念論者。請看西班牙的義勇軍吧，老弱男女的民衆，集合爲一體，但他們和正規的軍隊以及總義的軍隊，不是抗戰了已一年以上而仍未屈服嗎？「強將手下無弱兵」事實上只要指揮官勇敢沉着，善於指揮，善於獲得部下的心理，我看任何脆弱的士兵都還可以成爲鋼鐵一樣的隊伍。況且義勇軍的使用法，是可以把它化整爲零插入正規的軍隊裏面，日本人把東北同胞插入隊伍裏使用的方法，不正是給予了我們一個暗示嗎？

武裝民衆的計劃，好在第二戰區已經在着手施行了。第二戰區有「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」成立，其「工作綱領」業已發表（參看「救亡日報」第一八

號)，我看那個計劃，累累加以斟酌損益，是應該及早地施行於全國的。

要之，要使抗戰持久，務須及早確定外交路線以求軍火的接濟，務須及早武裝民衆以求兵員的補充，這兩層是目前最切實的必要條件。

十月廿九日。

對於持久戰應有的認識

陳誠

當蘆溝橋事變爆發之初，我們就窺破了倭寇這一次的企圖，很明顯地是在傾其全國可能兵力，運用飛機大炮戰車的威脅，求達速戰速決之手段，以遂其一面侵佔我整個華北，一面發動淞滬戰爭，以牽制我軍力，甚至妄想「威脅我南京」，造成所謂既成事實，使我們屈服求和，使列強措手不及，而予以默認。我們深切的窺破了敵人的這個陰謀詭計，所以擇定唯一的戰術，即持久戰，消耗戰以制敵人的死命。只要我們能正確的運用這一戰術，在堅毅的長期作戰中，必然能消滅他們的力量，保證最後勝利的獲得。

經過兩月的苦鬥，敵人固已疲於奔命，處處暴露了懦怯的醜態與難堪的破綻。而國際上對於日本的斥責指摘，使倭寇侵畧暴行益形彰著，其在國際地位亦更陷於孤立。至於我們，雖尚未能殲滅敵人的主力，迫使他作最後總退却，可是淞

滬兩月餘堅毅的戰鬥，已經充分地表現了我將士的精忠壯烈，我軍堅強耐久之抵抗力，早已爲敵人與各國所公認。同時國際間愛好和平正義者的一致聲援，以及各國民衆及弱小民族所表示的熱烈同情，也使我獲得了無形的勝利。所以目前的戰局和國際的形勢，在客觀上都朝着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着。

然而由於華北戰局一時的失利，與夫兩月來重大的犧牲，使一部份將士和民衆對於持久戰的前途，發生了陰鬱的憂慮，甚至懷疑到整個的戰局，因而苦悶動搖起來，這是一個嚴重的現象，也是不可容忍的錯誤。我們要堅決反對這種悲觀失望的情緒，向這種錯誤的思想作無情的鬥爭。認爲我們對於持久戰還是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心，茲特將幾個要點列舉於后，望大家注意。

一、不能不可存依賴心理而限制戰鬪

自從雁門關失守以後，人們都以爲晉北戰局已陷絕境，倭寇將長驅直入，垂手而得山西，這是一個極錯誤的觀念。殊不知現代戰爭已由平面而入於立體，無

論怎樣峻險的山隘高嶺，在空軍的猛烈轟炸與重炮的排列滅射之下，都有化爲平地的可能。所以雁門關在現代戰爭中早已失去了它舊有的天險地位，即使被敵人佔領，也不能算是決定勝負的關鍵。而況以山西防線之長，欲處處固守，事實上亦不可能。岳武穆云：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。只要我們能上下一心，同仇敵愾，隨時隨地均可聚殲敵人。至於作戰不受地形的限制，更有許多歷史的事實可以證明。古代韓信作背水陣，置之死地而後生；法國拿破崙不避艱險，竟翻越了阿爾卑斯山嶺。總之，天險未必可恃，地形隨處都能利用，問題是在於我們能否運用，因地制宜，因時制宜。

二、精神戰勝一切

我們知道倭寇所恃的是機械化部隊，所憑的是優勢武器，他們有大量的飛機，大炮和戰車可供濫用。我們承認自己的武器不如敵人的精良犀利，我們的裝備不如敵人的優裕闊綽。可是我們有一個偉大的精神，就是爲國家民族的生存與世

界之正義和平而奮戰的犧牲精神。這個偉大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困難，戰勝任何兇暴的敵人。須知倭寇傾巢來犯，完全處於被壓地位，士氣驕而易衰，我軍被迫挺戰，目的在守土衛國，處處理直氣壯。我死重於泰山，彼死則輕於鴻毛。因此無論敵人如何猛烈轟炸，衝鋒射擊，我們只要保持一貫堅毅沉着的精神，鎮靜防護，敵來即殺，終究是能夠殺敵致果的。我們從敵軍官共的日記上，知道過去兩月的淞滬戰爭中，敵人所受損失的慘重，即可證明此點。要之，我以正義之師而當驕寇，能始終抱定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則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缺陷，無疑地都是可以克服補救的。

三、務存必勝之決心

勝利的決心，是軍事上勝利的最大前提。如果前線上的一個將官或士兵，自己心上先存失敗的怕心，則軍事勝利便無從談起，而且將必然招致全軍的潰敗。這種缺乏勝利信心的原由，第一是貪生怕死，其次為企圖保全實力，第三為藉口

武器低劣，掩飾可鄙的恐日病。我們深信現在全國將領之中，已無此等敗類，因爲人人負守土之責，唯有以死報國，誰都不願喪土辱國，做民族的罪人，爲國人所共棄。但是戰爭愈持久，困難便愈增大。戰期愈延長，則戰畧上的進退也就愈加多。當勝敗未定，處境特別艱危的時候，要轉危爲安，反敗爲勝，那就必須有最大的勝利決心。記得歐戰之初，德軍由比入法，法國失地約三分之一，法政府甚且由巴黎遷至寶圖了。當時法國最高統帥霞飛將軍，獨抱必勝之決心，終於瑪納河一戰擊敗德軍，挽回了整個的戰局。自然，這種堅定的勝利決心不是偶然得來的，那是完全因爲當時法軍流行着一個口號，即所謂「法國今日之法律，不外一語，非勝利則死而已。」現在我們正該學習法軍，引用這個口號，雖挺戰至死，務存必勝之決心。

四、要不惜任何犧牲

我們再三說過，此次對倭寇作戰，純爲賭國運之存亡。我們國家民族的興衰

生死，完全視乎這一戰，要求得戰爭的最後勝利，唯一的秘訣便是不怕犧牲，不惜任何必要的犧牲。固然在戰畧上應當以最小的犧牲求最大的成功，可是一遇有必要的犧牲時，我們決不能存絲毫顧惜之心。國家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臨此最後關頭，如果還要避險就易，圖保實力，甚或妄冀中途言和者，那真是亡國滅種的罪人了。須知戰勝日本，就是戰勝人類最野蠻的敵人，也就是我中華民族最高的人格，最高的道德。我們人人務存必死之決心，從死中求生，勝而不驕，敗而不餒，抱定「從容就義」，「殺身成仁」的宗旨，則我們個人不成功亦成仁，而全民族的最後勝利，必然有確實的保證了。

以上四點，是我們對於持久戰爭應有的認識。從這些認識點出發，我們即使挺戰至三年五載，犧牲到千百萬員兵，甚至退守到蘭州迪化，我們也還能一心一德，繼續奮戰，與敵人決最後雌雄，爭最後一口氣。我們深信中國有無窮的人力物力，尤其是有着精神上至大的毅力，只要咬緊牙關，持久到底，中國自有翻身

的一日。截至現在止，僅僅兩月多的戰鬥，敵人已經疲於奔命，暴露了許多弱點。將來戰爭延長半年以上，誰能說敵人國內，不發生政治經濟的崩潰，引起內部的叛亂，和國際的干涉呢？總之，牢記着一句話吧：誰能夠支持到最後一分鐘，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。